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十二

之一品造化機到此便了更無所歸富觀
 人又反入造化機到此便了更無所歸富觀
 乎分明白說造化機到此便了更無所歸富觀
 生徑自以形化機到此便了更無所歸富觀
 入大造機中皆所謂火相傳也知和氣也其
 下復曰萬物本一皆出於一長短復入於機正見人
 與萬物本同發此氣一長短復入於機正見人
 指獨體何等容而心哉順其自化可也方壺外
 史重宜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也方壺外
 至樂我思存身無遠命不哀真觀以苦為樂
 匪我思存身無遠命不哀真觀以苦為樂
 大累有生無復何慮魚形有所適
 命有指成子鳥非人知
 出逢一機子鳥非人知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達生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愈
 覺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
 氏疏不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一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去聲
 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悲夫下音符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
 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
 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正平則與彼更平聲生更生則幾矣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去天

情實也無以為言無用為此夫人莫不
知生之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
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
不務其無以為者則為養夫人莫不知命
之當安而一有倖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
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無
可奈何者以倖免何者嘗論之養生必
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養物或富貴而天
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
有生則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二

形不離而生也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
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
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人不謂養生足
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為也則養生足
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尚
不可不為者在焉而不可不為則其為不
矣焉有不免於為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
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欲故朝夕則思
食寒暑則思衣世之所不廢者欲免為
思往來亦人之情也者漸緣簡事損之又
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
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
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
則無累矣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不
是則幾矣何者世人生生之厚故不正不
平生而動之死者地也無累而正平則一

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死他不得
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
奚足棄而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
答云棄事則精不虧不勞恐其精不益其生也
也遺生則精不虧不勞恐其精不益其生也
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
地之常寧是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
清也今也精復而形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
者也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
聚而成人形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
無始而成人形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
精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
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始而有生變而化
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三

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
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相天猶儒言贊
化道言字宙在手萬化生身也人而反以
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段所論甚有
至理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反珍悉蹈徒
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
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音巧果敢
之列音居子語聲女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何以相遠夫音符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上
 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物奚
 目入焉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四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
 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
 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三人統守元氣
 而或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

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
 若此而足則以至於其先乎先即未始有
 之先造乃能象以真攝真而何能出有入
 用若造乎色象而己則又無所化至乎無
 物有造乎不形而己則又無所化至乎無
 之則就化得而樂焉不形即所謂化者得
 者無所化而己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至入
 所守此化而己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至入
 之度而藏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萬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萬
 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也常藏此神於淵
 者地動靜不能亂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
 之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道
 之根拒品彙之極細出入之機莫不由此

故曰遊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
 之極守靜之篤神氣之母抱一無雜今其
 德之通於天也者一而不分之分義天者
 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
 神無所歸矣物焉得而空之天焉得而
 然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懷之也哉
 夫音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音物
 而不惜音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五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骨節
 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
 人醉矣彼時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雖墜病而不死彼
 神全故氣全氣全故神全於天者乎天只
 於酒者尚然而况神全於天者乎天只是
 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神聖人藏神正所
 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
 也氣
 復讎者不折鎡音千雖有伎之疏心者不怨
 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
 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其真
辨在人乎操刀者殺人乎復雖不折鏃干
如是在人而不無心者之不取於世也
使何人言此者如鏃干無心者之不取於世也
自然之妙也殺戮之慘乎脩道者知無心
天開人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而開之
也故開天者德生安起知識鑒其混沌之
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矣吾得此
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得此
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六

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近於真乎此亦
自二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
為一段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偃者承蜩

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耶曰

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操株

音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
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偃大人之謂

乎

病偃曲背人也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
竿則曲背也累彈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
竿直內志欲寧而身如木之知竿之知竿
欲直內志欲寧而身如木之知竿之知竿
蓋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
彼其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七

總之疑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
正與此同孔子問其言而喜其有於道
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病偃
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耶曰可

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

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下同及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弱往而不暇以瓦注其

反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音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亦用志不分之弊陽孫至孫之淵也游

與之相忘也沒日於下物游入猶知有水但

故汨人不待見汨人則不見有木如處平陸

不利也不入乎舍言利害不入乎心不習無

矜者憚惜之意有所矜憚則志分矣故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音學生

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

聲拔筆反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

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聞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

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豹者處居

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

高門縣音薄也無不志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

拔筆者拔連茹之草以爲藝謙言已不過

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

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

必須顧首顧尾鐘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

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虛而無法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

故引二子以爲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

者必知乎道引孔子之言以爲律令無入而

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蓋入而陽則有見於

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知至人之道者無心

定動靜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中央者無心

之義出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

至人亦宜乎故曰其必極於門首問

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惟漢於門首問

夫音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待而後敢出焉不亦知音乎人之所取畏者音枉而甚音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威至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說音彘音曰汝

奚惡音死吾將三月音懔音汝十日戒三日齋

藉白茅加汝肩尻音乎彫俎之上則汝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

為之乎音為音彘謀曰不如食音以糠糟而

踏音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音楯音食音準之上聚儻音力主之中

則為音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柶也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與也豚楯案之有饅文者聚儻筴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豚楯之上與之聚儻之中亦其心焉統上二喻皆以為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詰得甚妙

美令人有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音詒

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

則自傷鬼惡音能傷公夫音符音忿音瀦音之氣散

而不反則為不足上音下音而不下則使人善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

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一

竈有髻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音之東北

方之下者倍音阿鮭音二音蟹音躍之西北方

之下者則決音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音

山有夔野有彷徨音澤有委蛇公曰請問

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音聞雷車之

聲則捧音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蹶音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音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路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上聲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胡忽反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四

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與汨人操舟之衆類同若病苦也而流沿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爲齊水之滿出者爲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以已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着一安字皆順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問妙哉妙哉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

南華真經副圖

乎氣也必齊音齊下同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音巧拙齊七日輒丁協反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音潮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音餘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五

守氣之道而又不欲以輕試必待五日七
日墮其支體點其聰明然後內巧寧而外
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
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
雖曰加以人爲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
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
爲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音現莊公進退中去聲繩左
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
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
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
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
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
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
御而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
工倕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之實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
聖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倕制器不用規
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口矩者具
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經心故曰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六

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
但一而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
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
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
不化故一而字字句皆為與真
忘足履九住之適要帶之適也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
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
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
之相適則自忘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

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
時義大矣然而未嘗有所不適者斯則忘
故始於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此是學問進
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矣此是學問
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
於逆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
適便是忘自忘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
適與忘忘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
為妙耳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章勇反駁反駕子扁符珍反慶
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去聲不見謂不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七

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賓於鄉
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音烏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
邪音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音徬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
恃長上聲而不宰今汝飾知音智以驚愚修身以
明污音易昭昭乎若揭反日月而行也汝得
全而形軀具而九竅反無中道夭於孽首

跛反被我蹇反紀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

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

非邪先生所言是邪不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八

悅之為音去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音洛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

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柔林

浮之江湖食音之以委蛇音威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

譬之若載鸞音以車馬樂鸞音以鍾鼓也彼

又惡能無驚乎哉

註謂以異事告於子扁賓賓樂也忘其
膝遺其耳目墮支離體之意塵垢之

靜恬淡之域也無事之業寂寞無為之道
也為言彼固懷或而來非王或之也食
之以來安蛇言使從容自得而食也
也物以鄰也言所見者小也鵲鷦亦此
小物而作亂形辭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

與彼更養生焉
與天不傷
至人全於酒
得全於天
開天之分
用志不分
聞之養生
將欲生之
欲免於累
正平無累
精而天精
純氣之守
雖有飄瓦
幾以無真
承諸牧平
方諸牧平
達生之情
莫為世情
形全精復
反以相天
如彼使心
不忤使斯
道可若神
操舟其後
直視其後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九

無出而陽
人自為謀
樵矣木鷄
至德之勿
行
異途孔通
異焉者何
削鑿有術
馬力難窮
忘適之通

外篇山木第二十

寂字集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爲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

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主市反豎子殺鴈而

之堅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一

請妄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上聲下同莊

子笑曰周將處夫音符下同材與不材之間材與

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于音無此言紫音龍音

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

量音亮浮游乎萬物之祖歟物而不物於物則

胡可得而累邪音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

天萬物之責諸本作情人倫之傳則不然答則顛

成則毀廉則挫反用尊則議有爲則虛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

之其唯道德之鄉音向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問世參看
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免殺如

材之問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

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二

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

化而無肯專爲何以大道本無物我世

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警異我則警是
非蜂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秉道德
而守其者大足意見不立人哉為不如其

而淨游者不趣意身不立人我尚不知其
孰爲可譽也而何有於訾故曰無譽無訾
且用則爲龍不用則爲耳不知用

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爲龍乎執專爲

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昆
蛇乎上乎若是則可龍可蛇可昆
日如其用與斯世斯民同遊於
之

之天自
且而
且未
則始
所
謂
無
名
之
始
有
畛
故
曰
遊
乎
萬
物
而
不
物

於物者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

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
之世則不然自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
已而賤物矣自以己道為萬物之貴則貴
上而賤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
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
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
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
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
而虧之者賢則多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
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
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
與不才之問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
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
悼世道之難為而欲其傾心於道德也

市南宜僚反遙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三

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
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
去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
除患之術淺矣夫音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隲約猶
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
免於罔羅機辟音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
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剝音形去上聲皮洒先音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之野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隔靴搔痒說話
等閒在狐豹身上發出箇道狐豹以皮毛
見此老句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心之累
而致災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心之累
故願君去皮以淨其外然則去皮以淨其
淨其內而不見已外慮不足患哉原莊老
使內不見已外慮不足患哉原莊老之
只是勸人何心外慮不足患哉原莊老
全不勸人何心外慮不足患哉原莊老
不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
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四

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路
乎大方其生可樂音其死可哀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
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民俗若此不
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
無分別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

吐東乎。其無識儻然。其意疑。在醉乎。
反。莫即。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
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
賦歛而毫毛不挫。子而況有大塗者乎。

歛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
也。廼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
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
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故北宮謂言吾
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
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
此彫琢之術。生於其心。則言於其事。發於
其事。則害於其政。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七

而求以復歸之。故何乎其無知而無識也。
儻乎其若急。而若疑也。茫乎草乎。來者勿
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
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
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
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
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
夫此宮者。未爲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
而況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大音。公任
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
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翬翬然。而似無能引援而
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
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抗列不斥。而
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污。
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
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
反。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八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
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
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
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
褐。關食。枵腹。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音。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意怠。玄鳥也。翬翬然。不能奮飛之貌。引
援迫脅。遂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
鳥既不大。而飛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增弋
加之。而卒免於患。直木先伐。其井先竭。言

變益加

異日桑暉又曰舜之將死真令音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令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命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者不致高抗於人而恭敬遜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又何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又何以待形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一

莊子衣聲大布而補之正原音係覆而過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僊音邪音耶莊子曰貧也非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音行騰猿乎其得柝音南梓豫章也攬音反憂音其枝而王聲長聲其間雖羿音達音蒙不能眊音面眊音也及其得柝音夜棘幾入枳音拘之問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

南華真經圖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音上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音上亂相音去聲之間而欲無恙可得邪此比干之見音剖心徵也夫

大布粗布也正原結帶也履樂而加以繩縛故曰繫履也若夫道也言衣樂履而加以繩耳未及言也也若夫道也言衣樂履而加以繩處乎音若氣相也若夫道也言衣樂履而加以繩欲其無憾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體其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壯也柝棘枳木之有刺者窮遠得勢則騰躍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剖心其微也夫言此者語其德甚則比干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音反木右擊槁枝而歌哉音必追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本聲與人聲聲力音然有當音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音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音去聲大也夢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音去聲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音今之歌者其誰乎

二一七九

以機校擊為木故曰有具無飾奏音響故
 曰無故擊開判也端拱則頭志直矣不能
 瞻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
 也言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
 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是為發
 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
 之誰誰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
 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微求
 到底將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
 我之天定矣然非願子不足以語此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聲仲尼曰飢渴寒暑

窮極之實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息列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三

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

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壽祿並至而

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

曰鳥莫知音於鵲音而音意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食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音

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音禪音之者焉音下音同

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

謂人與天一邪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

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

然矣

又借類回發問逐句而斷其蒙何謂天損

物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

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

達謂四達而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四

不謂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謂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欲

美於鵲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其不為盜

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

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多取則多患益

鵲之所以自擊之者至矣以若多取則多患益

所難食之意也目所不為之輕則莫如鵲

問之堂上蓋以人問堂上社稷而反襲諸人

神德好生故托諸神明以祈人之不害此

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

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

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然也
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也
先迎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
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己耳何謂吾人與
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所以無天則無人也
故曰有人無事者以爲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
也居無事者以爲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
云爾有人有天猶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
我化在性分上有了人而滅天是以不能順其
自化往性分上有了人而滅天是以不能順其
而人不能以有聖人之學惟晏然體逝
乃造物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體其逝則何人
受夫何天非人而自不始者體其逝則何人
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五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音煩觀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息蕩而集
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
觀褰反裳躍反九縛步執彈而留之類一蟬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音堂螂音郎執翳反於計而
搏音博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莊周恠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音音之莊

周反入三月不寢龍力信且音從而問之夫
予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
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六

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
禁又莊子之忘也也是皆足以爲累物忘真
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音蟬螳螂音螳相召鵲
今鵲復召我矣莊子言是翻然有悔三月
不庭以爲吾爲守形之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
告之曰吾爲守形之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
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誅且聞之也
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
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戮辱亦
固宜焉耳三月不庭蓋言悔也
感類謂平類而過殷大也
翳螂之斧也諱音音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談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上聲自賢之行去聲安往而不變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美也色者矣既又逆旅小子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則安往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十七

將欲全生道德是棄一龍一蛇去欲涉江以浮海虛已不以游毫毛不挫人無責於天屬斯親而天不與文醴而天不與文醴時不與文醴無受天損無始非卒

才鴈無惡無譽無化無與人俱野乘彼虛舟朝夕賦而捐勢削迹形莫若緣奚以物騰猿失便無受人益聖人晏然與時偕行何美何惡

新免乎累浮游上下刻形去皮建德之國無車無糧儻乎其然無其交游鳥獸可羣情莫若率莫逞其能何人非天體逝而終栗林忘身去其自賢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莊子集

此篇多有精察之語正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音朔下同稱谿音工文下同曰谿工子之師邪音耶下同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去聲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一

葆音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去聲之曰遠矣金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音智之言仁義之行去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其炎反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耳夫音符魏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富於人心其為人也真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

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
真虛靜以養真也清者或不待言語正容以
彼則能容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正容以
悟之而波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
蓋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
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慙然
自失解形錯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
其全德而刻其形皮直以勢分之差為身
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解形錯口寫出儻然
自失之意甚真切莊子善體物情類如此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二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
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音耶下同曰吾固嘗予矣
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七音反容一若龍
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音導我也似父是
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
夫音待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末學而
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章
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
以數耳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待
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音五郎反若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音耶曰夫子步亦步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三

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
信不比去聲而周無器而民蹈吐力反乎前而不
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音鳴可不察與音餘
夫音符符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
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
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熱

乃音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音曰

丘也音眩音與音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音人而立於獨也老

聃曰吾游音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音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音焉而不能言嘗為

女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田子方世音南華經卷五 六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

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熱者不動之貌似非人然以容其體也

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如

萬物者發乎地陽生陰降兩者交而成和而

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

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為

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為之宗乎是

即指為之紀者宗即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音符得是至美

至樂音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音數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音少變而不失其

田子方世音南華經卷五 七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

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音而況得喪音禍福之所介音乎棄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上聲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音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礴音倚音各贏音力果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

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得入於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死生言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儻儻舒閒之貌鑿鑿其踞也贏與裸同蓋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疑作鈞非持其鈞有鈞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音諸大

天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顚音乘駟音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

幾乎民有瘳反乎諸大夫蹇反然曰先

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

政典法無更平聲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壤音植散羣長上聲官者不成德

鍊音斛不敢入於四竟音境音列士壤植散羣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一

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鍊斛不

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

以爲大音師音址音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

臧丈人大公望也一連下六鈞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鈞蓋非特其釣而已百姓爲有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命之也瘳治也其無他言當道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與法無更無變今也偏令無

出無專今也壞植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
成德不居功也缺斛不入四境不虞疑也
下與瘦同太公之政如此信乎足以及天
因其問而適之以蓋恐不知順大命之
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

夢為乎仲尼曰默女音汝無言夫音符文王盡之

也而又何論刺七賜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回之問亦是夫至人無夢況有心為夢耶
夫于於此有難於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
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蓋
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十二

議上又臣子
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

其肘反竹九上發之適矢復聲方矢復寓

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反七旬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音符至人者上闕青天音符下潛黃泉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音符今女音汝怵然有恂目之志
爾於中也殆矣夫

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皆重也言前
矢適去而後矢滿鏑射之法也皆重也言前
矢復寓於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
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巧而射之
射矣則如非不射之射者何能巧而射之
以神則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
淵則神守氣怯而學一履艱險以平日不
養神守氣怯而學一履艱險以平日不
受用即為氣怯之學一履艱險以平日不
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勝人故觀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十三

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
進之是何等一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焉能
若之乎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而下潛黃泉
揮斥八極之極知至人上闕青天而下潛黃泉
中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
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
之頭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
竿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
正匠有潛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
絕技此箇習慣習亦是神氣怯細之徵古
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神在此處存
偏術小巧與列子之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未
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未
定也豈易言哉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
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乎其在彼邪音耶下同乎我在我邪音耶下同乎彼方
將躊躇音直留反踖音直於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四

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
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刻反音紫伏戲音義黃帝
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音界入乎淵
泉而不濡處音上卑細而不憊音敗充滿天地既
以與人已愈有
栩栩然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
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
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
尹則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

南華真經副墨

兩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爲之躊躇
爲之四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
賤哉既以與人己愈有一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君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音凡
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難也矣由是觀之凡以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寧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五

存也凡未嘗亡雖以何害楚未嘗存雖存
奚益明乎內外輕重之辯者當不以身外
之物爲欣戚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作亂
辭矣嗚呼子
故吾可忘
敦兮若朴
蕭蕭者陰
生此百昌
且也非是
矣暇言說
夫心子得
無心持釣
伯昏瞿危
虛綴徐真
回也步趨
無死其心
得此大常
赫赫者陽
莫見其形
孰爲之宗
無爲自然
號魯一人
畫史解衣
文王得師
神用者王
至哉溫伯
天遊物初
洵美且樂
交通成和
莫知所穿
至德不修
天地日月
百里汲牛
宋君善之
禦寇引矢
小技安施

得令匪紫
任彼來去

田子方世

南華經卷五

十六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寂字集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冥晦昧
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首
紫從此悟入則大乘法
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音紛之丘而適遭

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處則知道何處上聲下同何服則安道何從

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

知北遊世南華經卷五 一

反若穴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唉反鳥來予知之將語去聲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音耶黃帝曰

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夫音符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二

知與無爲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爲物也
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
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
得之問不答此機正與佛典世尊不答外
爲謂不答此機正與佛典世尊不答外
之問者同昔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而去佛言如良
却問外道得何道理讚歎而去佛言如良
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爲謂之不答也莊
老急爲提點兩句非不答也墮於疑網落
意却又明顯若使知答則是墮於疑網落
於言筌起於不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益
矣北遊者却不知解此復往問於狂屈狂
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二

南華真經副墨

知止遊

南華經卷五

三

旨深其意遠等閒不得
 指示直令自悟可也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
 相聲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北遊章 南華經卷五 三
 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
 道者無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
 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
 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
 德之下而有仁義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
 則過於分別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
 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
 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而已矣奚取於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
 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道德幾
 矣今已撲散而為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
 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
 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死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去聲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

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
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綱維是其氣之聚散
爲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茫一氣以
息相吹如野馬綱緼有所附麗則塵塵相
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喻如漚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四

因浪發水自寒凝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此
之爲一氣耳則任其陶冶夫復何患今人
但以生爲神奇也而美之此爲臭腐也而
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
爲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哉何
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
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
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
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
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
黃帝爲知言

此卽首章之說義
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外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五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篇音扁然而萬物自古以
固存。

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有
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
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
性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爲而常自然也聖
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爲
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
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
化之物生死萬變方圓異象莫有知其根
者但見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翻
然萬物而無物之不自古固存而無時
之不無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此

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
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
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無所容
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
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
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者觀此而已淵乎
微哉

六合爲巨未離去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物畜教六而不如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
知北遊廿一 南華經卷五 六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
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
毫爲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
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不知已造化得此則
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知已化得此則
而寔存油然不形也而不知已化得此則
畜自養自育而不形也而不知已化得此則
則天之所以爲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觀之
而行之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
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會德將

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然紅馬如新生之
續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
音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
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
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安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
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將自入矣攝汝
知則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
美道爲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
續而不得其心之於此時如形有道德者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七

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
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
疑問直下收聽返視疑神內守不覺相對
而聽寐此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
其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
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
弟子舊套而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
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
也至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待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
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故行不
 知所往處上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
 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音耶

委積聚也夫天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有
 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
 五交通成而後始有天地之委順也
 汝有天地之委順也故曰性命非汝有
 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
 委順形相禪無有窮盡故曰性命非汝有
 天地之委順也故曰性命非汝有
 之其飲食也孰味之天地之疆陽氣也疆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八

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
 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
 在何處又胡得此身以爲有常者妄矣知
 非我有則執着此身以爲有常者妄矣知
 味此語不惟執着此身以爲有常者妄矣
 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
 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於諫問音問敢問至

道老聃曰汝齊音齋戒音戒疏音疏瀟音瀟而心澡音澡雪而
 精神音精培音培擊音擊而知音知夫音夫道音道宵音宵然
 難言哉將爲音去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音九者胎生八竅
 者卵音力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
 四達之皇皇也邀音邀於此者四枝疆思音去聲

慮恂音荀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
 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音與
 也招擊而知去其識也宵然深奧之義崖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九

邊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無也而至於有生焉至虛也而至於實焉
 故曰昭昭乎生於冥冥而有倫生於無形精神
 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故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而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
 無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
 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
 本之生於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上下二
 精字要分曉蓋精神之所由立矣上下二
 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即
 易繫所謂男女媾精而精有氣而有資者
 也萬物皆以形相禪而精有氣而有資者
 總爲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而其
 來也無所何所來其去也無所何所止無
 門無房而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

健思慮恂連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
 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
 有於身而符微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
 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萬物不得則不昌而
 日月不得則不信乎其不可不遵而得之也
 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遵而得之也
 且夫音符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聖人
 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平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
 之道彼其外與音餘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
 此其道與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

南華真經副墨

生資之以始且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
 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
 補出天不人不
 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
 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陰意音
 物也雖有壽夭聲相去幾上聲何須更之說也
 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
 乎二五倫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
 而巳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
 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一
 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動
 然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氣動
 然故曰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
 何同歸於散而巳人生百年直須更耳何
 足是堯桀之是非游心物初者直且與之相忘
 耳
 果蘇力果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
 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
 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蓂言果蓂之物雖微而
 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

不亂人道之大難與果此倫然其所
 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與此觀果之
 出於自然則人固不可知矣是以聖人遭
 之而不達所解之而不守遺之而不違者如
 父而子之無所當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
 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然過矣而不化未常苦
 節以爲私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毫
 人爲之私常人多矣調而應之德也偶而
 自解脫者抑又多有以爲道也蓋知其自
 調和善處爲之而者則雖爲之而無以爲
 應一之則無心處之則雖爲之而無以爲
 帝之所與王之所起則雖爲之而無以爲
 世出世法莫不緣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二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殽音墮音其天裘陳筆紛乎宛乎塊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有殽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爲軀殼如
 爾囊弓曰殽囊衣曰裘蓋人之有軀殼如
 也其死也則爲生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
 同類所悲也則爲生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
 死其死也則爲生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
 入出則生也入則死也然化而生又化而
 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溲然
 卻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

所累解而繫之彼方適然自以爲快又如
 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
 不樂者乎而我數數然
 從而號之何爲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
 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
 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三

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
 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
 量猶爲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遇
 而後見猶有二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
 辯辯不見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焉塞
 焉默去見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

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
 螻蟻魚鱉曰何其下邪音耶曰在稊反大西
 稊音蟻反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反歷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反乃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音也每下愈况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於高遠則非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下者答之欲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如此取正於正獲之問監市乎履狶愈下則比况愈明狶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蓋狶之肥瘠藏其腎則自可知腎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知北遊廿 南華經卷五 十四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寒

淒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

知其所以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

皇音乎馮音憑闕音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

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

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

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

咸三字何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與道子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以往而則湛然安其時矣其有去來則適其適去順也安其時矣其有去來則適其適一有所止則知其時矣其有去來則適其適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而不以無往為自然何非自然乎馮於閒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

知北遊廿 南華經卷五 十五

猶言如此大知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去

同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

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於物與物無

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以曰物有際

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此物

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

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

笑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存子所謂兩在故不則意蓋指此

此

何荷河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

下聲凡闔戶臘戶晝瞑眠何荷甘日中夢上卓

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去杖

而起曝剥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反亦陋

慢武半詆音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

子之狂言而死矣夫下同奔音埒同弔聞之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六

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

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燕其狂

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

妄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

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接我也秋毫之端萬

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

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

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然收吾之視

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無聲

若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蓋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七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下音泰下同初是以不
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此段亦自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秦清問道於無窮無窮以不知爲自是矣既又問於無爲則爲失問無爲自爲知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可陳皆外也而非內也外而非內則淺之乎其言道矣大抵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道不可見見之則非道不可形形之則非道不可名名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則非道不可答答之則非故無始重掃淨直到不知也位而後始爲究竟崑崙山之最髙者不過乎此則不能待日月凌倒景而遊乎太虛以驗無內而待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十八

者問窮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反官鳥了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音博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一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
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
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爲有及其爲無所
有則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得官然

南華真經副墨

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如一
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
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爲空到此妙
妙哉

大馬之捶反睡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大馬曰子巧與音餘下同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
之年二十而好去聲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
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
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

知北遊
南華經卷五
十九

臣有守也守卽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
察卽所謂唯羽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
皆假不用者以爲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
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
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音耶下同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音現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

昧然也。且又為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毋求末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二十
見姑則天地証子求莫
謂發亦地之欲直繫有
昔其敗即古毋曰然之
也可言今未求可時地
昭然不也未有之知是本
今端矣有今自蓋為不
也而此天而悟亦問可
昧舟夫地無耳今蓋推難
然求子即古者蓋推難
敢未於古者蓋推難
問餘難也即日而姑言
何也言使是之今以者
故明之中無觀而即是以
想日無而古有往為夫
其復而古有往為夫

一作問之物略覺有此領悟又則愈思愈塞
夫予謂語其故昔之昭然者受教神者受
時胸中豁然無物方爾透露警之雲破月映
頃之故虛靈之言天稍覺見解虛靈之雲破月映
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見解虛靈之雲破月映
家原說此神不神者求之見解虛靈之雲破月映
遮障本體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不神最
之先相如此前言然猶今也此却分天地
說出無相如此前言然猶今也此却分天地
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分對相持
而生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便是古今始終
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古今始終
園空寂無有便是無相此中若加求索終
有天地之先未有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

樂未發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
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
夫對曰已矣未應矣是猶言罷了不思慮罷了
此箇已矣未應矣是猶言罷了不思慮罷了
說一箇已矣未應矣是猶言罷了不思慮罷了
其未悟已矣未應矣是猶言罷了不思慮罷了
此以得所以告子不動不起見解之先思慮罷了
人適遭疑貶需者却說問之弗知弗措以示
辯之弗明弗措也下學之事若是不知弗措也
為鈍根者說箇下學之事若是不知弗措也
千語縱有未悟亦不問辯為哉
上生去討分幾何以問辯為哉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音耶

知北遊三 南華經卷五 廿一

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
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
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先生事大吾人真
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
之學老氏者但以外不知減為幻滅生亦
益於有生常之外不離幻滅生亦幻滅
且莫適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
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

滅已寂滅焉樂一切損棄有為之法不知
落於頑空論於斷滅倘本死灰無有是處
唯知而不滅者以其知之所養其知之所不
知而生時吾人則當順其生所以然者蓋以
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
在死不當更作生觀此之謂順化又此之
生變不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而生之
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無生有死
不得謂之先天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
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
空中之有物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
觀聖人之有物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
了變緣故今報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
有意必固我不亦
大道之所不亦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廿二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
涉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
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也外
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
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
中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

必有箇不變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
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
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
不化者乎莫多即此諸解直是無謂
以意測之當得如此諸解直是無謂
豈韋氏之圃音黃帝之圃反布五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
相齟齬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上物不傷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
能與人相將迎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廿三

古之人若希聖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學
皆能自成一家故曰罔國宮室與彼儒墨
之中抗類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
是是非非互相潤澤何況今人抑何傷其
然乎故物唯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相
忘於非物亦不能傷而兩不相傷也惟無
所傷者然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
迎之謂將迎也
山林與音餘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音洛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
其去弗能止悲天下音同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天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生遊乎山林阜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然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不能樂其法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悲其也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廿四

之遊樂而不知他日之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知北遊世

南華經卷五

廿五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終

油然聚散成理不說達觀於天彼何人哉萬物皆往來者必慧解破墮至論者不墮至以待問窮每下愈況古知無能所知則淺

生不為徒大不為道被衣論道媒晦若昭資焉不昭須史大壽際之此大歸藏矣老龍履稀可察有守斯精無有將迎人固不免

吾復何患至人無為留身有非於冥冥生於必知博不以是非奚以之非形之即非何哉無內捶鉤作程未有請遊齊知所知